欢喜的 忧伤的 听听唱进心坎里的歌

喜欢上一首歌，可能是因为其中的一段歌词突然触碰你的内心，引起共鸣，打动你最柔软细腻的情感世界。开心的、搞笑的、感动的……当熟悉的旋律响起，我们或许就这样进入歌里，成了曲中人，悟了曲中意。

□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

●讲述人 1989（潍城区）

我在等“它”落地生根

都说职场没有真朋友，不管别人怎样，我觉得不是。2011年，我和小林（化名，男）、小青（化名）都22岁，在同一部门共事，一起唱歌、看电影，一起聊八卦……胖胖的小林成了我和小青的“男闺蜜”。之后的几年，从刚走出校园的懵懂幼稚，到结婚生子，我们彼此见证了最美好的时光。我坚定地认为，我们是能相伴一辈子的朋友。2021年、2022年，小林和小青因病先后离开了挚爱的爱人、年幼的孩子和泪流不止的我。

“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……”每次听这首《烟花易冷》，一种钻心的痛便会袭来，曾经说要走一辈子的我们，如今只剩我一人。有时路过你们曾经的单位、常去的饭馆，恍惚觉得你们还在。“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”，这短暂的缘分，我好希望它能再来一次。也许我们会再见吧，我在等“它”落地生根。

●讲述人 抖饭粒儿（高新区）

有闺蜜心疼，足矣

“任岁月陪伴在你身边，等温暖的瞬间，会寒冷却不曾湮灭……”这是电视剧《流金岁月》主题曲《复乐园》中的一段歌词，剧中的蒋南孙和朱锁锁是一对让人羡慕的闺蜜，一路扶持，共同成长。在我心中，最好的闺蜜关系是无论何种情况下，都能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。很幸运，我拥有两位这样的闺蜜。

初中时，我和班里的雅维（化名）、楠楠（化名）成了好朋友。我的性格比较男孩子气，好打抱不平，她俩性格乖巧。不同的性格产生微妙的“化学反应”，她们每次见我和男同学起冲突，总能用温和的语气让我安静下来。我们一起考高中、考大学，哭过、笑过、迷茫过……幸好有彼此的鼓励，青春的岁月现在回忆起来还很甜。后来我们虽然各奔东西，却一直保持联系。2021年，我刚走上工作岗位，很难适应，每天都很沮丧、失落。她俩就像上学的时候一样，听我吐槽，鼓励我走出困境，在她们的陪伴中，我又打起精神继续拼搏。

我一直在想，真正的朋友，是灵魂深处的懂得和珍惜吧。有人心疼，足矣。

●讲述人 爱跳舞的刘老师（诸城市）

爸爸为我照亮前方的路

爸爸不善言辞，小时候我喜欢跳舞，他不赞同，因为他认为女孩子应该找份安稳的工作，结婚生子，按部就班。我没有听从爸爸的安排，在填报高考志愿时，选择了舞蹈专业。

学舞蹈很辛苦，倔强的我一直梦想能站在舞台上，从没想过放弃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北漂多年，梦想逐渐被现实击碎。我回到潍坊城区经营起一家舞蹈工作室。每天忙着教学员，参加各类活动，事业渐渐有了起色。前不久，我返回诸城老家，因为临时需要录制一段舞蹈视频，便在大门前准备，可晚上光线不好，始终达不到录制要求。正当我着急的时候，一抬头发现爸爸正默默地用一根木棍举起一盏灯。我随音乐翩翩起舞，爸爸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脸上的皱纹被灯光照得更深了……“就借这月光，再与你对望……饮过了风与霜，把思念唱一唱，不自觉已满眼泪光……”我忽然想起《借月》这首歌。

无论我走得多远，飞得多高，我始终是爸爸眼里那个爱跳舞的小女孩，爸爸会为我照亮前方的路。

●讲述人 风淡然（奎文区）

彼此安好就是最好的结局

我是潍坊本地人，2013年参加工作后认识了单位中的一位外地女孩——安然（化名）。安然长得美，性格也好，在我热烈的追求下，我们走在了一起。

我的爸妈是工薪阶层，家中不算富裕，但我始终觉得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未来的生活就不会差。起初，安然在我爸妈面前表现得很乖巧，爸妈也喜欢她，常常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。但不知从何时起，我和安然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开始有分歧。一年后，我们分手了。更让我烦躁的是，我的工作也没了。那段时间，我整日浑浑噩噩，心情十分低落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坐着56路公交车到了火车站，下车就听到一家超市在播放许巍的《故乡》，“总是在梦里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，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……”我瞬间流下眼泪，难过、不舍、想不通……痛苦之后，忽然释然了。

现在，我们各自有了家庭。安然有时会打电话给我，聊聊生活，聊聊工作。彼此安好，这就是最好的结局。

●讲述人 小天妈妈（奎文区）

我被“我没K”“洗脑”

我：“幼儿园教了什么？”
儿子：“我没K。”
我：“洗手了吗？”
儿子：“我没K。”
我：“今天开心吗？”
儿子：“我没K。”
……

好听的儿童歌曲有很多，可5岁的儿子却着了魔般地天天嘟囔着“我没K”。“我没K”到底啥意思？

在我们家，儿子除了看电视里播放的动画片以外，很少接触电子产品，他到底去哪里学的这歌？前不久，我发现每次接儿子上下学，很多小朋友会突然来一句“我没K”，才知道这歌如此火爆。到网上查询了解到，这首魔性的“我没K”是歌曲《恐龙抗狼》里的歌词，因为节奏感强、歌词简单，迅速走红，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被“洗脑”。现在，我每次和儿子交流，他都用一句“我没K”来敷衍。毫不夸张地讲，这句歌词已经成了我的噩梦，因为它也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了。